

飞扬

The fifteenth
NEW
Concept



省登宇 主编

第十五届新概念作文 获奖者范本

A卷



第十五届新概念作文 获奖者范本A卷

省登宇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扬: 第十五届新概念作文获奖者范本·A卷/省登宇主编.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3. 2
ISBN 978-7-5125-0489-9

I. ①飞… II. ①省…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7973号

飞扬: 第十五届新概念作文获奖者范本·A卷

- 主 编 省登宇
责任编辑 宋亚恒
统筹监制 葛宏峰 何亚娟
策划编辑 何亚娟 燕 兮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17.5印张 280千字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489-9
定 价 25.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
Contents
录

第一章

羽化的时光

羽化的时光 / 034

两小无猜 / 048

惟愿 / 057

序章

上海纪行

从过去到现在 / 002

第十五届新概念作文
获奖者范本A卷

第三章

年华凋朽

年华凋朽 / 116

赛跑 / 131

ROSE / 142

远山 / 154

第二章

丢失的夏天

丢失的夏天 / 072

极乐鸟 / 088

暖冬 / 104

秋茶 / 109



目 Contents 录

第五章

美狄亚的眼泪

美狄亚的眼泪 / 202

赶在落雪之前 / 213

风的孩子 / 221

第四章

陌眠

陌眠 / 178

谁在普罗旺斯的第二街角遇见谁 / 185

咖啡馆神秘短信事件 / 190

第十五届新概念作文
获奖者范本A卷

第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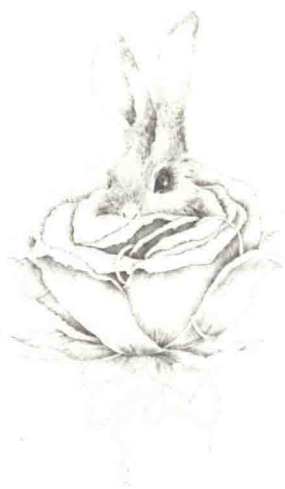
地平线

飘散 / 226

翅膀记得，我们一起飞 / 238

地平线 / 252

绯色 / 261



序章
上海纪行

从过去到现在

文/贾彬彬

从过去到现在

文/贾彬彬

其实问我为什么要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坦白地说我也不知道。

这个问题本应该有个最标准的答案，如因为喜爱文字什么的。但对我来说，爱写作和参加新概念没什么必然联系。反正是比不比赛，有没有奖，我还是那样，写作作为一个动词并未受到任何阻碍。奖状是为别人证明我，而我并不需要一个奖去证明自己给自己看。我一直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什么德性。

而最开始写些东西，也只是因为很偶然地开始写，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坚持了下来。

小学的时候，很喜欢写一些情情爱爱的小说，动不动就是等了一辈子爱了一辈子的情节（哪个少女不怀春……）。过两天想到新题材了就果断把原本写了的几页扔一边去。那时候，写作对我来说没什么具体概念。因为生活中太多太多更为饱满浓烈的情绪冲击在内了，比如挨妈妈的打啊，比如成绩下滑啊，比如和朋友吵架啊冷战啊，话说每个孩子小时候基本都是这样的经历吧。但我却对童年充满了恐惧感，怕挨打怕成绩下滑怕回家也怕去学校，想和人相处，又害怕与人交流。我记得

从小学到初中，太多太多次了，我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哭，然后咬着枕巾生怕发出声音，我妈睡在我旁边发出平稳的呼吸声，每一次都觉得这就是绝望了，这就是顶点了，宁愿死了算了，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了，然后下一次更猛烈的争执到来的时候就冒出更为深刻的疲惫感与绝望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打翻了水杯或者忘记带书回家，甚至睡不着午觉会让我妈生那么大的气，会让我挨打挨到麻木。在我们家呢，看电视是不被允许的，玩电脑是不被允许的，和别的孩子出去玩是不被允许的，带朋友来家里玩同样不被允许，我基本除了学习外就是个白痴。唯一算能争取到的自由就是看书。能有什么选择呢？不想吵架的话，就看书好了。于是先开始是在我妈的严格限制下看了一大堆的《作文大全》，然后就慢慢争取权利去看言情看耽美，然后看大部大部的历史，然后什么都看……

这是童年最自由的记忆了。当然，一旦感觉到自由就想更自由。开始会写作估计也是因为比较隐蔽没被我妈发现，所以才能在阴暗角落茁壮成长吧。藏在作业本下面，作业本其实写的不是数学题，而是我妈眼中乱七八糟的自己写的小说，估计我妈要是那时候知道的话我早就被抽死了吧。

然而就算这样，还是安安稳稳地顶着尖子生的头衔，初中毕业领着保送资格去往柳铁一中的时候，我还想着要好好学习考个复旦什么的，然后上中文系或者历史系，还是可以继续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当然最后没有成功。第一次小考还能排文科第二十名的我，一个月后的段考就只落至八百名上下了。高中实在太自由，我已经自由疯了，跟着朋友在学校运动会上义卖，跑来跑去，又喊又叫，哪怕自己没有得到一分钱也甘之如饴。熬一个中午给班级画班服，然后看着全班胸前都是我画的标志，心里想着啊呀好丑啊，但却兴高采烈得不像话。再后来，创立刊物《采薇》也就顺理成章了。班主任看出来我也不怎么想学习，就让我做份按学期发行的校园报纸，我那时候非常嘴贱地说：

“报纸多没意思啊，做杂志吧做杂志吧，我包了。”说起来轻而易举得要命，后来这本杂志差点要了我半条命。大话真的没说，在指导老师多次明示暗示认为太难弄，在其他成员都放弃的时候，我总是头一昂说：“哪怕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会把

它撑下去。”结果为了圆好我的大话，一群人陪着我露天开会通宵赶稿子，而我写文，编辑，画插画，画海报，上上下下地跑腿催稿，求老师，求同学……然后第一本终于出来了。正是因为《采薇》，我才清楚地感觉到文学和伙伴的重要性。现在说起来大可以一笔带过，而过程中流了多少汗与泪，费了多少脑细胞与好时光，估计只有我自己才能清楚明白。煽情一点说，《采薇》像我的孩子一样，有它在我才会在自由的空间里不过度放纵，因为担心别人会因为我而不喜欢它、不买它，也因为它，我总是特别担心我的人缘问题，担心他人因为讨厌我而迁怒于它……

在文科班，小肚鸡肠都太真实了，做的越多错的越多，总免不了被人戳脊梁骨。我就是在快被唾沫淹死的境况下认识的X。现在想想与他相处的时光，无论是愉快还是静默，或者是最后的破裂，都不值一提了。毕竟他是第一个与我共度那么长旅程的人，在北京的一切都是真真实实的，而非幻影。至于目的，又哪是我可以控制。

就是在与X交好之初决定投的新概念。真的没什么想法，就是觉得好玩试试看。等到真正想起这回事已经是暑假了。那时候我们刚熬了十五天拍完微剧，天天为了一点点的点击量而尖叫不已，我迟钝地没能察觉X对我的细微的异样，很豪气地回去写文码字去了。先写的还不是参赛文，而是《采薇》第二期的一堆专题什么的。而初赛文本本来也是专门写给《采薇》的，后来实在没时间重写一篇投新概念了，我就非常随意地把那篇文又投了新概念。如果说有紧张的话，我那时候很担心这算一稿多投被起诉，当然，我们老师一脸看二愣子的神情告诉我：校内杂志创刊号都没有，你真的想太多了……

好吧，于是暑假就这么结束了。新概念几乎在脑子里流水一样滑过去，一点痕迹都不留。

我完全没时间考虑或遐思这些了，一开学我就面临与X的绝交，我觉得我真是爽爆了。我也不懂为什么我就那么缺爱，那么看重朋友，总之我去挽留了，去解释了，去争取了，然后完败。我始终不懂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估计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不得不分道扬镳。我那一阵子反反复复地就是哭，然后生病请假，然后来学

校继续哭。我十七岁的生日就在这样的痛哭流涕中结束了。

就是那么没用，但还不能倒下。因为还有社团招新，对于采薇这样的新社团来说，新人没招好就相当于毁了。X同样也在为此忙碌。当我忙得晕头转向时，偶尔也看得到他看我的目光，当然，我浅薄了，我读不懂男人的心，所以说我败了啊，哈哈。

那阵子，《采薇》的招新海报被人撕了，各社团血雨腥风攻击不断；那阵子，我脱发非常严重，不敢去医院，也拒绝体检；那阵子，年级忽然宣布不再给予采薇资金帮助，亏空非常明显，宣传总监、副主编全围着我转，怕我倒下……我记得有一次，因为社团的事情和X那方的社团出了矛盾，我原本不知道，然后忽然有一天他叫我出去，噤里啪啦和我说了一通，要我管好手下人的嘴巴以及《采薇》算什么东西这样的话。我不能和他说话，是真的做不到，嘴巴张开也没有办法发出声音。我把宣传总监张顺叫过来，张顺和他吵了起来。而我把后门一脚踹开，回到座位上开始痛骂，终于骂着骂着就哭了起来。还记得当时是在上数学课，我一个劲地趴在桌子上哭哭哭，哭了半节课，哽咽了半节课。我哭够了，坐在我前面的张顺转头过来看着我，递过纸巾，说了句话——不是安慰。他说：“下次你要哭出去哭，你毕竟是主编，哭成这样传出去像什么样子。”

我看小说不是没看到过比我惨的情节，但真的没有像我这样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哭的。我问过X也好，他的朋友也好，我追问了无数次原因没有人告诉我。我也知道哭是小女生才会做的事情，会有博取人同情的嫌疑；但真就是除了哭什么都做不了，每天哭，每天梳头掉一大把头发，每天鬼魂一样在班里飘来飘去。除了痛哭，除了幽怨，除了写一些泄愤的日志，我真的什么也做不了。

谁都不能理解，失去友情为什么搞得像失恋一样。我什么都不和家里说，我也不和老师说，后来我谁都不说，但是看了X就堵心。后来我甚至想转校，反正也不想学了，这个所谓省重点和狗屁友情就让它见鬼去吧！我豁出去了——

狗血逆转剧情就在这时候神奇上演了。我准备好找班主任摊牌，在准备措辞的前几天，手机忽然收到了《萌芽》发来的短信，说初赛文得到了刊登……然后我

才忽然意识到，我把自己的那支笔丢了那么久。我才想起，往常那么多日子，那么多黑暗绝望我写一写哭一哭不就过去了嘛。真的是有朋友一起工作的感觉太幸福，我都忘记了以前的痛了，膨胀得戳一戳就爆掉。

我真的很认真地打算浪子回头去换金子什么的。原本没把新概念看得很重的我，简直是抱着救命稻草一样，开始努力挣扎。我开始认真听课，记笔记，做作业，还幻想着成绩好了转去尖子班，就再也不用见到X了，现在说不定还来得及努力考个重点。同时《采薇》的事情也慢慢上了轨道，第二期出来加上争取到校运会上义卖的资格，亏空得到填补，广告也在洽谈之中。而这些努力也的确得到了一些回报，成绩也好，社团也好，甚至人缘也好，一切都在好转，我自信再过不久就能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事情，脱离那种天天孟姜女哭长城的生活，也开始对新概念而有了一些小小的期待，希望复赛名单赶快出来。

然而，不得不说我的人生就那么狗血。有什么东西能让已经决裂的朋友重新牵着对方的手站在一起呢？以前我以为是真心，后来才知道是我高估了我的真心的价值。电视台的老师把当初拍微剧的我们喊到一起，然后告诉我们，微剧参加比赛不仅得了金奖，还得到了最佳编剧奖的提名，我和X作为策划与编导要前往北京去答辩，争取这个奖。

好冠冕堂皇啊，为了学校的荣誉。难道为了所谓学校的荣誉，感情完完全全破裂了的我和X还可以为以前友情的结晶重新和好吗？我当然不同意，我低着头和X说我不想去，我还有很多事情做。然后他说：是为了那个要去上海比赛的作文大赛吗？我很诧异地抬头看了他一眼，因为这件事情我几乎没和别人说。但他的眼神非常平静，平静得不像话，平静得像是看着的不是我而是一面墙，这样的眼神又陌生又熟悉。我再次深刻地发现我从来就不了解他。

那天晚上我又重蹈覆辙地请假了，没上晚自习。我心里非常乱。如果这件事是在和X绝交以前知晓的话，我估计我会开心非常久，觉得这是世界上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哪怕是再小的一个奖，我也会尽心尽力鞍前马后把它拿下。然后，我想起太多太多过去的事情。我想起他为我遮挡过的闲言碎语，想起他曾经拍着我的肩膀

对我轻轻说“还有我”，想起剧组的人告诉我，他曾经说了一夜关于我的事情……

第二天，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他大步流星地走到讲台上，当着全班的面牵起我的手，发誓一定会把奖拿回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傻了，但是，我没有甩开他的手。

于是……好吧，我难过时曾经无数次想把他碎尸万段，想掏出他的心看看他到底想的是什么，我也曾经因为他当时对《采薇》的种种侮辱而恨恨地说不出人头的誓不为人，甚至还想过参加新概念后我到处写稿子赚钱，然后用钱把他们社团的地买走，回报他当日的侮辱……

但，当他走上台，像以前一样对我微笑着说“不要走”的时候，我果然把一切都忘了。

后来的事情不用赘述了，第一次的旅程是和他一起前往，我们一起在京丰宾馆门口哈着手跺着脚说各种傻话，仿佛从前一样，我们得奖后一起去应酬喝酒，还说要一起考中戏，然后我们拿着奖杯回来了。奖杯给了学校，我们又成为了陌生人。

再后来别人提及去北京前我们形影不离地在一起，他平静得像当初劝说我时一样，他字正腔圆地说：“为了工作，利用而已。”

我才想起，他一直以来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那时候已经完全没有有了比赛的心情。刊登了我初赛文的12月下半月刊的《萌芽》也没让我激动，后来复赛名单中看到了我的名字，本来应该高兴的事情却让我已经完全没有了幻想的心情。

想起了去北京的那趟行程，才发现其实好怕去陌生的环境。

班主任一如既往地对我纵容，准了我的假，段考我也没参加，就这么逃走了。我爸横眉毛瞪眼的，说我整天请假干脆休学算了。而我妈还很认真地问我打算休多久。我很可耻地心花怒放了，心想能永远逃开就太好了——我知道我再也不会有几年前把成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心态了，从我意识到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的

时候起，学校对我来说就已经是监狱了。如果放弃，甚至如果没有高中毕业证，也许我会很辛苦，但不一定我会过不下去。我非常不深思熟虑地发了几条说说，说一些我要走了，我不回来了这样的话，然后把一群人吓得要死，都来含蓄地劝我不要做傻事。那时候，我很隐约地想到了X，还有张顺。

1月8号那天晚自习我本来请了大假可以不去的，但还是想去看看，到了教室拿了些可有可无的物件，然后就从后门出去了。X坐在后门往左的第五个座位，他身旁有人笑笑着对我说：“BB, bye bye。”我故意没看他，对那人笑得很灿烂地说再见，其实眼角余光扫来扫去都是他，这通常是他用的招数，果然认识他久了我也变聪明了。

我关了门就走，张顺紧赶着追出来了，说要送我。我和他一路走一路聊。我也忘记聊了什么。后来他叫我要快点回来，他说我点亮了他的生命，然后他拜托我回来也为他一个最好的朋友点亮一下生命。

我说好好好，我走了。张顺回头走了。我看着他身影慢慢没入林荫了，没入黑暗里，渐渐不能辨析。我转身的时候，我妈已经在校门口等了好久。

那晚上我和一起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的选手们聊到很晚，不想睡觉。

临睡前想到那些林荫，林荫下的记忆与投下的光亮和黑暗，从罅隙中错失的真相与假象。

觉得人生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出发前一天，我爸忽然决定不让我妈和我一起去了。我争取了一个月都没争取到的自由，到了还是得到了。我几乎是欣喜若狂地上了火车。

如果这是个非主流言情偶像剧，下面就该进入长长的女主独白，书写第一次一个人坐火车多么激动多么忐忑，多么激情四射。但是我完全没感觉，没有恐惧，没有忐忑，也没有兴奋。唯一牵动心情的就是手机没电了和睡觉睡得背疼。其实一天一夜好像说起来也不久，不就二十四小时吗？可是在火车上真的非常难熬。我没日没夜地睡觉。

后来实在睡到顶点了，睡不着了，东翻西翻到处折腾，摸到了在上车前买的杂志和书——它们都躺在我被窝里。书是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是林少华的译本。看前言的时候说，这本书无论翻到哪一页都不会让人失望，于是我就乱翻乱看，看到那段非常经典的“喜欢到全世界森林里的老虎都融化成黄油”，觉得真好。想起萨松有句诗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化力为美固然很好，化力为爱情听起来却更让人迷恋。于是我很开心地又有了睡意，继续睡觉。

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住在上海的亲戚来接我把我送到浦江之星的宾馆住。大多数选手都住这里。通常应该描写下我被上海的美丽折服吧……可是我又没有……倒是想抱怨一下上海火车站，大是很大，走来走去走不通路，好不容易找到个门口还是上锁的。一路坐着车回酒店路上，看到上海的高楼，很高，有一百层么吗……然后我就不禁联想到某一天，那栋大楼停电了，在第一百楼的上班族苦大仇深地走楼梯。我不可自制地联想到如果我在上海生活的情景，然后我蓦然想起了我恐高的事实，心底暗骂了一句。果然无福享受高楼大厦。

我消耗着最后的电力发了短信给之前在群上认识的思奇，然后就到了酒店。到了后才知道发生了一堆意外情况，一方面在网上订的房有很大部分不能使用，另一方面我明明打过电话订了房的却查不到记录……果然无论到哪都逃不开一堆傻事。

我正在惆怅，没想到一转头就看到一男一女迎面走下来。一向认人比较模糊的我一眼就认出了那白净清瘦的男子是群上被爆照片无数次的莫小七。当然，“白净清瘦”是因为小七后来和我说要把他写帅一点……我上前一步想打招呼，那一刻社交恐惧症就犯了，我该说什么呢？我觉得自我介绍好傻啊。不对，这不是考虑自我介绍傻不傻的问题，难道我不应像礼仪小姐一样甜美微笑，然后莲步翩翩地上去握住小七的手说：“哈哈哈，我是群上的贾二彬啊，你是小七吧……”在我一通幻想过后，才发现小七已经叽里呱啦说完了自己的事，然后又上楼了……

最后，我在我亲戚一脸恨铁不成钢的神情下，抱着“实在不行我住别的地方

也行”的想法打了思奇的电话，告诉她我的窘境。其实非常不喜欢打电话，因为耳朵实在不好，而且觉得这个交流方式着实不适合我，让我觉得很尴尬，但是出门在外不能矫情……于是打通电话就听到了思奇特别干脆果决的声音：“哦，你到了吗？你等着我马上到！”

匆匆就挂了。我就很神奇地发了呆，想象声音如此充满干劲的思奇到底长什么样——难道也长得充满干劲吗？我又幻想去了，然后噤噤的脚步声打破了我的幻想，小七欢快地又蹦下来了，落落大方地笑着说：“你是贾彬彬吧，啊，我是莫小七，群里那个你知道吧……”然后我看着他亲切地与老板交涉，解决房间的事了。

就在这个时候，逆着光，我看见一个娇小粉嫩的小妹妹蹦了进来，然后给了我个大大的拥抱……那是充满干劲的李思奇。我顿时有种石化的感觉。

亲戚干站在旁边许久，见到这场面有些摸不着头脑了。结果思奇就拍着已经石化的我和我远房亲戚说：“没事儿，我照顾她您放心吧……”我觉得自己气场顿时化为了零……

之后大家把已经风中凌乱的我塞回了房间，一堆人护送我回到小小的房间里，于是我就把他们的长相和名字——对上号，除了李思奇外，戴白色围巾的是小七，穿红色外套帮我提行李的是李伟崧，扎俩马尾一脸傻笑的是李媛，然后还看到了乔木。乔木给我感觉比较震惊，我见到她的时候大叫着质疑：“你是乔木啊！”还不死心地接着补一句：“你真的是乔木啊！”之前她和我在网上聊起这次比赛，她说起种种困难，我还很仗义地说能帮的一定帮忙，保护弱女子的感觉骤升。于是在我房外见到了留着短发，穿着白衬衣但是脸上神情非常淡定自如的乔木时，我又一次质疑了我是否真的来对了空间。

当然大家都没注意我一脸受惊的神情，我坐在床上，大家相当自然熟地站在门口欢乐地聊天，还是思奇心思细腻把大家赶了出去，让我休息一会儿。

人声渐散，房门轻合，我瘫在床上发呆。一只手拉着百叶窗，拉上又拉下，发现外面是一片黑……没有任何华灯初上的迹象。